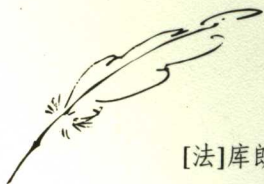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法]库朗热 (Fustel de Coulanges) ● 著

古代城邦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

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

谭立铸 等 ● 译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HERMES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古代城邦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

ISBN 7-5617-4530-3



9 787561 745304 >

定价：45.00元

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
CLASSIC & INTERPRETATION

HERMES

刘小枫 ● 主编



古代城邦

—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

La Cité antique: Étude sur le culte, le droit,
les institutions de la Grèce et de Rome

[法]库朗热(Fustel de Coulanges) ● 著

谭立铸 等 ● 译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古代城邦: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 / (法) 库朗热著, 谭立铸等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5.11

ISBN 7-5617-4530-3

I. 古... II. ①库...②谭... III. ①政治制度—历史—古希腊②政治制度—历史—古罗马 IV. ①D754.59②D754.6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144368 号



VI HORAE

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企划人 倪为国

丛书主编/ 刘小枫

特约编辑/ 晏今锋

装帧设计/ 闫志杰 刘佳景

美术编辑/ 吴正亚

本书著作权、版式和装帧设计受世界版权公约和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保护

本书中所有文字图片和版式设计等专用使用权为上海六点文化传播有限公司所有,

出版专有权归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所有, 未事先获得书面许可, 本书任何部分不得以图表、声像、电子、影印、缩拍、录音和其他任何手段进行复制和转载, 除非在一些重要的评论文章中简单的摘引, 违者必究。

西方传统 经典与解释

古代城邦

—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

[法] 库朗热 著

谭立铸 等译

统 筹 / 许 静 储德天

责任编辑 / 审校部编辑工作组

责任制作 / 李 瑾

出版发行 /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中山北路 3663 号 (200062)

<http://www.ecnupress.com>

电话: 021-62865537 传真: 021-62860410

印 刷 / 商务印书馆上海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版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06 年 1 月第 1 次

开 本 / 636 × 939 1/16

数 / 310 千字

印 张 / 25.75

书 号 / ISBN 7-5617-4530-3/D · 110

定 价 / 45.00 元

出 版 人 / 朱杰人

(如发现本版图书有印订质量问题, 请寄回本社市场部或者联系电话 021-62865537)

缘 起

自严复译泰西政法诸书至 20 世纪 40 年代,汉语学界中的有识之士深感与西学相遇乃汉语思想史无前例的重大事变,孜孜以求西学堂奥,凭着个人的禀赋和志趣选译西学经典,翻译大家辈出。可以理解的是,其时学界对西方思想统绪的认识刚刚起步,选择西学经典难免带有相当的随意性。

50 年代后期,新中国政府规范西学经典译业,整编 40 年代遗稿,统一制订新的选题计划,几十年来寸累铢积,至 80 代中期形成振裘挈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体系。虽然开牖后学之功万不容没,这套名著体系的设计仍受当时学界的教条主义限制。“思想不外义理和制度两端”(康有为语),涉及义理和制度的西方思想典籍未有译成汉语的,实际未在少数。

80 年代中期,新一代学人感到通盘重新考虑“西学名著”清单的迫切性,创设“现代西方学术文库”。虽然从译现代西学经典入手,这一学术战略实际基于悉心梳理西学传统流

变、逐步重建西方思想汉译典籍系统的长远考虑，翻译之举若非因历史偶然而中断，势必向古典西学方向推进。

90年代以来，西学翻译又蔚成风气，丛书迭出，名目繁多。不过，正如科学不等于技术，思想也不等于科学。无论学界译了多少新兴学科，仍似乎与清末以来汉语思想致力认识西方思想大传统这一未竟前业不大相干。晚近十余年来，欧美学界重新翻译和解释古典思想经典成就斐然，汉语学界若仅仅务竞新奇，紧跟时下“主义”流变以求适时，西学研究终不免以支庶续大统。

西方思想经典即便都译成了汉语，不等于汉语学界有了解读能力。西学典籍的汉译历史虽然仅仅百年，积累已经不菲，学界的读解似乎仍然在吃夹生饭——甚至吃生米，消化不了。翻译西方学界诠释西学经典的论著，充分利用西方学界整理旧故的稳妥成就，於庚续清末以来学界理解西方思想传统的未竟之业意义重大。译界并非不热心翻译西方学界的研究论著，甚至不乏庞大译丛之举。显而易见的是，这类翻译的选题基本上停留在通史或评传阶段，未能向有解释深度的细读方面迈进。设计这套“西方传统：经典与解释”，旨在推进学界对西方思想大传统的深度理解。选题除顾及诸多亟待填补的研究空白（包括一些经典著作的翻译），尤其注重选择思想大家和笃行纯学的思想史家对经典的解读。

编、译者深感汉语思想与西学接榫的历史重负含义深远，亦知译业安有不百年积之而可一朝有成。

刘小枫

2000年10月于北京

中译本序言

库朗热(1830—1889)的《古代城邦:古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问世于1864年(同治三年、太平天国十四年),在这一年里,有好几位后来一度影响学问思想界的大人物出世,比如,德国的韦伯(Max Weber)、英国的霍布豪斯(Leonald Trelawny Hobhouse)、西班牙的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以及后来成为美国实用主义哲学代表之一的席勒(Ferdinand Canning Scott Schiller)。这些人物无不表明,那个时候,欧洲的学术思想正前浪推后浪地向现代化迈进,与现代“学术规范”接轨。

库朗热的《古代城邦》却似乎不合时宜,有意要与现代学术思潮背道而驰。《古代城邦》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宗法”制度,如今算所谓“史学类”著作,作者当时仅是个无名讲师,但却——用当今的古史学大师莫米里亚诺带点儿欣赏的话来说——“整个儿漠视现代的史学家们”(见 Arnaldo Momigliano, *Wege in die Alte Welt*【《走向古代的诸路向》】, Berlin 1991, 页193)。库朗热最不能忍受的是,现代(尤其德国)的史学大师们用今人的眼光来看待和评断古人(参见 Wilfried

Nippel 选编, *Über das Studium der Alten Geschichte*【《德国十九—二十世纪古史研究文选》】, München 1993), 他的名言是:“阅读记载过去时代的东西,要用他们自己的眼睛,不要用我们的眼睛”(参见汤普森,《历史著作集》,下卷四分册,孙秉莹、谢德凤译,北京:商务版 1996,页 511)。难怪施特劳斯说,库朗热比其他古史学家更好地帮助我们按古代人自己的理解来理解古代城邦,而非以现代的价值原则来看待城邦——尽管与黑格尔一样,库朗热尚未能注意到古典政治哲学中所展示的城邦的哲学观念,但与黑格尔不同,他毕竟让我们看到了古代城邦自身所展示的形态,而非某种“历史哲学”或现代的“主义”观所展示的城邦(参见 Leo Strauss, *The City and Man*, Uni. Of Chicago Press 1984, 页 240—241)。在施特劳斯眼里,《古代城邦》和梅因的《古代法》(1861)简直就像是柏拉图《礼法》的注疏,尽管这两位古史学家并未意识到这一点。

历时弥久,《古代城邦》光彩益彰: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亦即《古代城邦》问世后的 120 年后),法国学界推出了新版(不计以前的重印),随后,英语、德语学界也推出新版(德语为 1998 重译本,最早的译本为 1907 年版)——不消说,《古代城邦》对二十世纪的欧美学术界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尽管当代史学在后现代主义引导下显得越来越邪乎。按业内人士的一般评价,库朗热前承孟德斯鸠、托克维尔,后启涂尔干,但对“我们来说”,重要的并非知道库朗热在西方史学史上的何处定位,而是通过库朗热扭转“我们”对古代理解的定位(诸如“封建”、“黑暗的中世纪”等等)——不是从种种现代的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文化研究或“主义”论说那里领得一套“史观”来看待或“解释”我们的古代,而是像库朗热那样,按古代自身内在所固有的理解来理解比如说中国的古代。

库朗热拒斥依现代人的观念和意识来看古代政制,并不等于他没有现代的问题意识。事实上,库朗热探究西方古代的“宗法”制度时,怀里正揣着法国大革命所引发的政制变革问题——这一点从《古代城邦》的论述结构可以清楚地看出:全书共分五卷,前三卷依“信仰”——“家庭”——“城邦”的顺序论述古代的城邦政制(从而表明,古代的城邦

政制基于宗教信仰和家族制度),第四卷论述古代的“平民革命”,第五卷论述古代城邦制度的消失。全书 465 页(按法文版计算,加上附录 494 页),后两卷 194 页,占近二分之一的篇幅,而论述“革命”的第四卷所占篇幅最多(144 页,近全书三分之一)。

《古代城邦》中译本在民国时期就已经面世(李玄伯译,《希腊罗马古代社会研究》,上海文艺出版社 1990 年曾影印重版;在此书激发下,李玄伯先生后来写了《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参见上海文艺 1988 年重印开明书局 1949 年本),但并非全译本,原书中的注释几乎全部删去,译者不乏古雅的译笔因语感的历史变迁如今读来则不大流畅,十分可惜。这个新译本系依据 1984 年的法文版(这个本子多两个附录)译;编者导言和全书颇繁复的注释由吴雅凌译,特此说明。

刘小枫

2005 年 4 月

于中山大学比较宗教研究所

1984 年版前言

阿尔多 (François Hartog)

吴雅凌 译

1864 年 10 月,《古代城邦:希腊罗马祭祀、权利和政制研究》问世。作者是法国斯特拉斯堡大学历史系一个默默无闻的年轻教授。本书的研究目的如下:

研究某一信仰的历史。

这一信仰成立:人类社会形成;

这一信仰演变:人类社会经历一系列革命;

这一信仰消失:人类社会改头换颜。

经典之作的诞生

库朗热在 1862—1863 这一学年的讲课题目为《古人的家庭与国家》(*La famille et l'Etat chez les anciens*)。1864 年春天,他把讲课内容整理成书,并通过同窗好友 G. Perrot 寻找出版商。因后者比库朗热更熟悉当时巴黎的出版圈。该书最后在斯特拉斯堡的西勒贝尔曼 (Silberman) 印刷,巴黎的杜兰出版社 (Durand) 同意接收这本书,库

朗热预付了 18470 法郎,首版 650 册:最初的出版量微乎其微。

Perrot 作为库朗热的通信者、出版联系人和严格的读者,很快地给他带来了好消息:

杜兰出版社对这本书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你的书在索邦大学和巴黎高师拥有众多读者,很受瞩目。这下你不用担心不出名了。

同时他还责怪库朗热没有到巴黎来住上两星期,“以亲自展示自己收获甚丰的孩子”;“若有两百个人谈起这本书,公众就只会读它了……”在 Guizot 的推荐下,库朗热入选并获得了法兰西学院的蒙提翁奖(Montyon)。Villemain 在颁奖仪式上如此介绍库朗热:“学者,政论家,他开拓了古代研究的新视野,并具有出色的写作才能。”第一版很快销售一空,1865 年 8 月库朗热和巴黎阿谢特出版社(Hachette)签订合同,重新发行 1000 册。反响一般。阿谢特从此成为库朗热的出版商。

不过,从这以后,《古代城邦》得到了频繁且有规律的再版和重印(1889 年 12 次,1912 年库朗热去世 22 次,1924 年 28 次^①)。外文版本也先后问世(1867 俄文本问世;1873 年第一个英文本在波士顿问世;1876 年西班牙文本问世;但德文本直到 1907 年才问世;意大利文本则于 1924 年问世)。库朗热逝世以后,随着时光流转,人们渐渐用“《古代城邦》的作者”来替代他的名字。事实上,人们更多地是在谈论中世纪而不是古代的时候提到他。《古代城邦》渐渐被束之高阁,成为无人问津的经典。众人皆知,广受赞誉,但却再也无人认真读起。《古代城邦》似乎成了法国文明的一件遗产。几十年来,这本书成了法国各个中学每年的批发教科读物。这个现象足以

① 很可惜的是,具体发行量我们已无从查证。但按粗略估计,每次印刷量在 2000—3000 册之间。也就是说在 1924 年该书售出了 55000—80000 册。至于 1920—1922 年间的再次印刷,每次约计 3000 册,1923 年则约计 5000 册,估算起来大约也有 80000 册左右。此后,除了阿谢特出版社以外,其他的出版社也开始出版《古代城邦》。

说明问题。

与此同时,库朗热的学生 C. Jullian 在其反响甚远的著作《十九世纪法国史家精选》(*Choix des historiens français du XIXe siècle*)提到《古代城邦》,阿谢特出版社又把这本书收进赫赫有名的经典丛书“沃布尔道勒经典”(Classiques Vaubourdolle),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古代城邦》的大量发行。

《古代城邦》虽以其首创意义著称,但它所涉及的领域并非完全无人问津。当时,德国的语文学家做了大量的古典研究工作,有一些著作甚至已翻译成法文。比如 Niebuhr 的《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1830 年出现了法译本。TH. Mommsen 的《罗马史》(*Histoire romaine*)第一卷在 1863 年出现了法译本。英国方面,G. Grote 的《希腊史》(*Histoire de la Grèce*)在 1865 年出现法译本。法文方面的研究比较少,只有 Dyruy 敢于尝试类似的大部头著作,1862 年他的《希腊史》(*Histoire grecque*)得到再版。J. D. Guigniaut 和 A. Maury 二人长期支配着法国古典宗教研究这个领域。其中 J. D. Guigniaut 对 F. Creuzer 的《象征》(*La Symbolique*)做了编译和评述,库朗热的博士论文便是题献给了他。

然而,库朗热却另辟蹊径。与其说这是一部希腊罗马史,毋宁用 Renan 的话说这是一部“史前的历史”(histoire antéhistorique),这一历史因印欧大陆循序渐近的发现而成为可能。自从梵文得到辨读(1784)以来,语文学、比较神话学也相继确认了这些发现。1863 年,E. Burnouf 发表了《论吠陀》(*Essai sur le Veda*),这部著作研究了“人类起源中最古老”的颂诗。库朗热在《古代城邦》前言里如此写到:“研究古人信仰最为先务。愈古者愈须注重。”愈古的信仰,愈能使人了解之后的演变,库朗热由于缺乏文本的引导,只有凭靠语言、文字、仪式等,作为一个久已得到演化的年代所留下的痕迹。由此,我们的史学家毅然决然地站到了印欧观点的立场上。

关注起源问题的研究风潮,在十九世纪转向了起源的历史建构问题。从更广泛的层面上来说,《古代城邦》带有这一浩大学术运动的特点。这本书重述了古代希腊、罗马的社会生活的起源历史。我们还可

以找到类似的例子。1863年问世的《耶稣的生平》(*La vie de Jésus*) 在市面上立刻获得了极大的成功,并成为《基督教起源历史》(*Histoire des origines du christianisme*)的第一卷。J. J. Bachofen 在他的著作《母权》(*Das Mutterrecht*)里重新寻找原始母系氏族制度的痕迹。H. S. Maine 也发表了《古代法》(*Ancient law*)一书^①。

正如 Perrot 在信中对库朗热所言,他再也用不着担心不出名。《古代城邦》显然不是一本畅销书,但它得到了非常广泛的关注。从诸多屡经重复的书评,我们可以大致了解,当时的人是怎么读这本书的。所有的评论都在一点上达成一致,即作者文风精审明朗,严肃而不刻板,很能吸引并说服人,与孟德斯鸠的风格有几分相似。至于行文的方法,议论则相对较多。但读者仍不难联想到孟德斯鸠,或者更近一点的作家,托克维尔(译按:Alexis de Tocqueville, 1805~1859)。泰纳(译按:Hippolyte Taine, 1828~1893)在《辩论日报》(*Journal des débats*, 1864年11月11日)中发表如下观点:

这一论著是系统化的。如今注重细节的专著与研究层出不穷,此书实在难得,可谓独树一帜。作者并不是罗列一堆史实,而是要探究这些史实所蕴藏的理念,其他方面都从这根本而特别的原理中产生。

不过,在 Ch. Morel 看来,“系统化”反成为一大弱点而非优点。他在《历史文学批评杂志》(*Revue critique d'histoire et littérature*, 1866年第1期,页232—238、252—258)发表了一篇冗长的书评,并如此说道:

弗斯代尔·德·库朗热先生极富技巧与说服力地论证了他意欲表现的观点,但他过于经常地把这些观点建立在某

① “本书的主要目的在于,指出某些人类的原始理念,作为古代权利的一种反映,同时揭示这些理念与现代思想的关系。”这本书的法译本在1874年问世。库朗热并不知道它的存在。

些矛盾问题上了。他展露了他的才华,他的与众不同,甚而他的学识,然而总的说来,像那些试图“先验地”建构历史的人们一样,他还是失败了。

G. Boissier 在《两世》(*La Revue des deux Mondes*)杂志上以学院的权宜态度谈到了“系统”,说到了由此带来的“诸种优点和潜在危险”。另外的一些评论者还提到了哲学史方面的问题。

古人与今人的自由问题,是《古代城邦》引起的第二个关注中心。Challemel-Latour 在《时间》(*Temps*, 1865年12月1、14日)发表了颇具批判意味的评论,重新提到“系统”一语,并最后说道:

我知道,时下反复说古人始终为奴,算得一种风尚,这毫无疑问能使今人为其自由倍感骄傲。

不过有关这场争议的真实问题,却是由政论家、政治家 A. Schnéégans 在发表于《莱茵下游信笈》(*Courrier du Bas-Rhin*, 1865年1月6日)的一篇文章里做出了解释。Schnéégans 首先引证了 Laboulaye 的观点,即研究古代有益,但模仿古代却是“幼稚危险的”。接着,他进一步解释了库朗热的见解,即今人往往受限于某个想象中的古代:

卢梭若能更好地理解古代,那么 1789 年以后受其影响的人就不会将现代自由和古希腊自由混为一谈了;就不会一边试图给予我们完美的政制,一边又使这些政制夭折于罗马的模子里……就不会一边为着建立自由而付出令人难忘的努力,一边又只在古代的人民统治制度里寻找自由,而事实上,在我们当前的世界里,类似的统治制度只不过是至上的国家机构对于所有个人的共同奴役。

正确认识古代,因而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宗教是第三个敏感点。专家们纷纷就库朗热在书中提出的两种宗教表示置疑。两种宗教,一种是祖先和家族的宗教,一种是自然力量所代表的宗教,并且前一种凌驾于后一种之上。大致上说来,一本书若涉及如是多的宗教问题,并在篇末提到基督教的开端,就不可能不是在为宗教申辩。于是,最后一个多神教徒 L. Ménard 指责库朗热写了“为基督社会反对古代的辩护辞”。为此,库朗热辩护道:

我看得出来,您比我更崇尚古代,但我也不会比您更崇尚中世纪。您比我更不信教,但我也不会比您更像基督徒。^①

然而,不由得他,类似的观点已经形成。库朗热长期以来背负着教权主义者(clérical)的名声。他为此深感苦恼。在他未发表的笔记里,有几页专门对此作出反驳。直到 1878 年,他获选为索邦大学的首席中世纪历史教授,他还向当时的预算委员会主席 Gambetta 强调自己在精神上的独立自由(库朗热先前的老师,也是他在索邦的同事,J. Simon 为此事做出了努力)。

最后一个关注点涉及学术问题,更明确地说,是运用德语学术成果的问题。读者注意到,该书没有援引到任何一位当代作者,没有直接论及任何一部当代论著,就好像真正的对话仅仅存在于古人与作者之间。该书并非涉及一个无人问津的领域,但从表面上看却又仿佛真的是涉及了无人问津的领域。^② Perrot 不仅向库朗热转达了舆论对于他的两个宗教的批评,而且也对他表示了祝贺,因他没有“迷失在援引中”,没有“为注释所淹没”。《公众教育杂志》(*Revue de l'Instruction publique*)^③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基本上持赞许态度,结尾是这么

① 《致 L. Ménard 的信》,1968 年 4 月 7 日。参 E. Champion, *Les Idées politiques religieuses de Fustel de Coulanges*(《库朗热的政治宗教观》), Paris, 1903。

② 库朗热是否懂德文? 在他写给 Warnkoenig 的信里,他为自己不通德文而表示歉意。然而在他的官方资料里,我们看到他在“语言”一栏填了“德文”。另外在他的工作笔记里,也出现了少量的德文参考文献。我们猜测,他也许能够用德文阅读,但不能说或写。

③ 见《公众教育杂志》,1865 年 9 月 7、14 日,F. Baudry 的文章。

写的：

德国人早已研究过这些问题，包括 Niebuhr、Mommsen 和一些法学家。如果库朗热利用了他们的成就，又偏离了他们的成就，为什么不挑明了呢？他通过这个办法揭示了，他并不以绝对偏离、异想天开的方式行事，他完全身处科学的范畴和传统之中。他的独特性并不因此而丧失，我们毋宁将他视为一个大师，他与他的同类相互交流。

毁誉参半，由此产生了学术著作的两种概念。德国法学家 Warnkoenig 曾在信中问库朗热，能否稍微强调某些同时代人的权威性依据。为此，库朗热叙述了其著作的创作过程：他无法赞同 Niebuhr 或其他任何人的体系，于是决定研习古人。他研习所有的古人，并且只研习古人：“因为这样的做法，我只是在即将完成本书之前，才知道了一些德国学者的著作，特别是 Mommsen 的著作。”批评者们指责库朗热先验地 (a priori) 研究历史，换言之，就是不研究真实的历史。对此库朗热反驳道：“我尤其想要声明，我完全是从学术角度出发来写这本书”……但“我并没有很留意地显示这一点。我在相信自己找到了真实以后，开始着手写这本书。先生，我住得离莱茵河很近，但好歹还是在左岸。我想要以法国的方式写作，换言之，我想做到简单明了……”真正的学术总是无所谓学术。

几乎是在同一时期，Renan 为其著作《耶稣的生平》第 13 版写了前言，他认为有必要为他所支持的摆脱参考文献的学术阵营做一番解释（“我想我已经足够明确地声明过了，我从德国的学术大师们那里学到了许多，我不想让这样的一门学科被忘恩负义地抹杀”）。Renan 同时还宣布自己增加了书中的援引数量。事实上，在这一时期，法国在德国语文学的影响下，逐渐产生了一种新的学术著作模式，带有很多注释、引文以及完整的参考文献。再者，《古代城邦》从第 2 版起，明显增加了参考内容的分量。库朗热增加了一个章节，修改了几段文字，在接下来的版本里，注释方面还得到了进一步的增补（1879），但仅此

而已。1884年库朗热曾有修订《古代城邦》的计划,但终于没有完成。他在这个时期写的前言里提到了自己的困惑。重写《古代城邦》,等于是完全破坏这本书。

尽管毁誉参半,《古代城邦》很快地在法国成为一本理所当然的参考著作。比如,A. Geffroy 在《历史研究报告》(*Rapport sur les études historiques*)(1867)中把库朗热的著作看成历史学科的一项成就,并作了摘要。

工作中的库朗热

《古代城邦》发表的时候,库朗热三十四岁。他在高等师范大学和雅典学院完成学业之后,从1860年起担任斯特拉斯堡大学的历史教授。他在1858年完成博士论文,拉丁文论文题为《维斯塔的仪式》(*culte de Vesta*),法文论文题为《波利比阿,或为罗马人征服的希腊》(*polybe, Grèce conquise par les romains*)。后一篇论文以某个波利比阿的名义写作,他不仅是贵族制度的捍卫者,而且还是一个自由主义者。罗马的力量,在于其贵族制度的力量,在于它懂得如何只在表面与平民分享权力。与此相反,希腊的弱点在于只剩下内战,“一个国家只有两个城邦,却是永远处于战争状态的两个城邦”,民主制度与贵族制度的对峙。

波利比阿对希腊式的自由和“城邦制度”提问,有关维斯塔的研究,则直接对人类最初的联系作出了探索。如果说库朗热的论文与Guigniaut的维斯塔研究颇为接近,他的提问方式却是独一无二的:什么造成了社会关系?这个问题,甚至也是《古代城邦》的核心问题之一。但库朗热改变了答案的角度。在这篇拉丁文论文里,人性的准则和社会性的施行者,就是维斯塔。有关这一点,从家庭到城邦的过渡,中间还经历了氏族、胞族,以及从家火到公火的过渡,就可见一斑。城邦仿佛就是一个教堂,一切生活只不过是宗教(“城邦因此就是一个教堂;城市如同一座神庙;法律和权利仿佛一种宗教;执政者们则形同祭司”)。